

深 耕

(三)

我與嘉義農專

● 余傳韜 (考試委員，前嘉義農專及中央大學校長)

遷校蘭潭順天應人

嘉義農專在嘉義市區內民生南路二一八號之校址，為日據時代所遷建。

當年為嘉義市區之邊緣地帶，佔地十餘甲，其旁為農業改良場，對面為石油公司溶劑廠。

光復後人口驟增，市區向外發展，嘉農、改良場、溶劑廠逐漸被市區所包圍。其附近則先有志航國小之設置，九年國教於民國五十年代籌備時期，嘉農奉命交出土地數甲為民生國中之一校地。三校之大門集中在一百公尺以內，而三校會集處之民生南路，又為一破舊狹窄之道路，每逢選舉前數月，民生南路就被以加高方式「修理」一番，路面乃高出校園許多，每逢大雨後，嘉農校園就成為民生南路集水「洩洪」之區，尤以靠近路邊之家畜醫院及眷村，每年都有洪水之患。三校學生人數又年有增加，每逢上學放學時段，交通亟為擁塞而混亂，每年必有嚴重的交通事故發生。民國六十五年左右便有遷校

至蘭潭校區之計劃。

蘭潭校區原為日據時代之紅毛埤種畜場，佔地一百甲，光復後嘉農校長廖季清先生請求省府撥交嘉農管理使用。六十年代初期，嘉農一年級學生在此上課，有一層樓、二層樓教室、宿舍及餐廳等較大五幢房舍。校區內有五處，共數十家民房佔用學校土地。校區都市計劃「文教區」內，亦有私有土地房舍多處，另有軍方借用為「汽油庫」，但已撤離之土地兩甲左右。蘭潭校區之另一特點為多小山，小山間之平地面積較小，沒有廣闊之平原。嘉農遷校到蘭潭，必先整理校園：收回被佔用及借用土地，徵購私有土地及「移山」的工作。其中除徵購私有土地係民國六十八年以後才開始到八十二年仍有一家未完全解決以外，其他數項在六十五年就開始進行。

收回軍方借用土地：軍方借用為「汽油庫」之土地，因汽油庫已撤離，六十五年已無人駐守，加以當年陸軍參謀長潘光遠中將之大力協助，學校以八十三萬五千餘元作為

地上房屋建築之補償費，收回近兩甲土地。地上房屋用作學生宿舍及養雞場多年，已全部拆除，成為新的學生宿舍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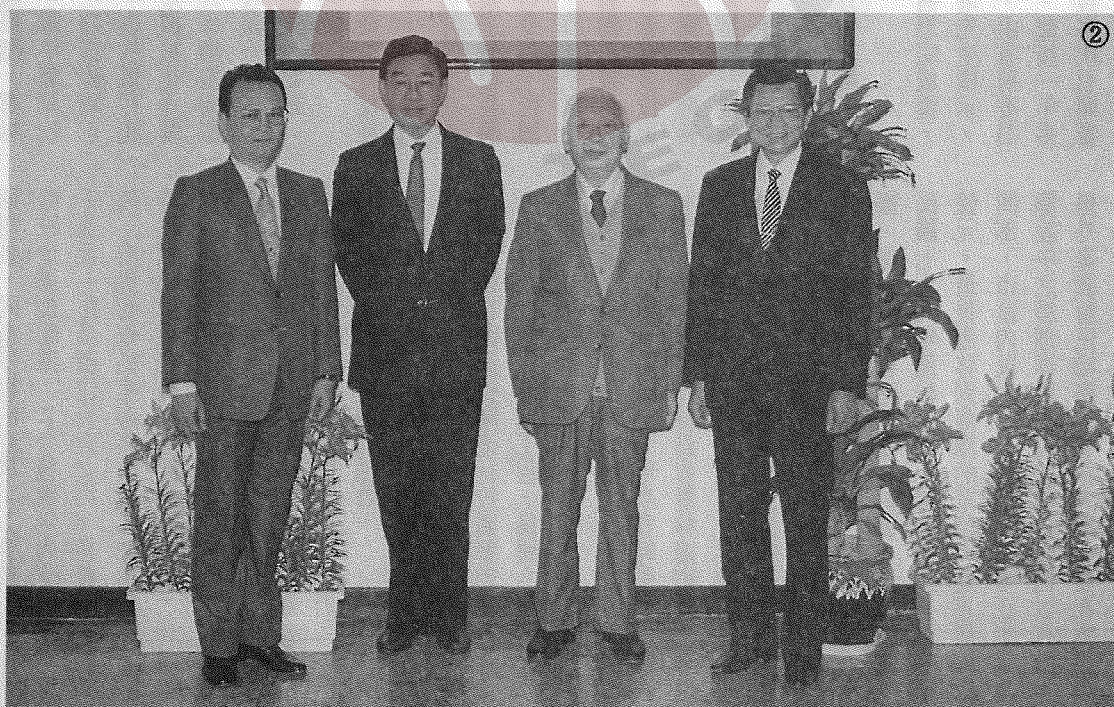
收回被佔用土地：為使嘉農人了解當年之情況，五處被佔用之土地為1.蘭潭旁第一棟男生宿舍之山坡下，有民房近十戶，2.由蘭潭經宿舍區下山至嘉農舊大門之右側，有民房近十戶，3.現教職員單身宿舍附近有民房一戶，4.新建大禮堂附近，有校產房屋一棟，為一榮民住用多年，及5.現在食品加工大樓附近，前為教職員宿舍所在地，其後側則有民房近十戶。此五處數十戶佔用之校地，六十八年前後，均已收回。總務處同仁之功莫大焉！其經過複雜又困難；同仁所受之羞辱，在當時似覺已難忍耐，然較之於十年後，執行公務者所受之羞辱，又微不足道了。

移山的工作：蘭潭校區多小山，兩山間之山谷面積均小，欲求一面積較大的平原，勢必移山不可。從目前行政大樓所在地開始，向前到現在體育館，當年有一座比兩層



①蔣彥士(右二)任教育部長時，巡視嘉農乳牛場與作者(右三)，郭為藩(右一)等人合影，右四為林清仁，左一為楊初雄。

②嘉農四位前後任校長合影，右起：林中茂、廖季清、作者余傳韜、胡懋麟。



樓房稍高的小山，寬度與行政大樓相近。由嘉義包商陳新改先生於民國六十七、八年分兩次以總價七十九萬四千餘元承包此工程，將山移去。陳新改為嘉農做工程多年，常常做得比合約的要求好得多，現在從蘭潭旁第一座男生宿舍走路到山下校區的山林中的步道，也是陳新改的傑作之一。陳新改常與人談，嘉農工程的費用只有工程上的用費，所以他樂於為嘉農工作。民國六十六年教育廳廳長梁尚勇辭職獲准，離職前核撥嘉農建設費用一百萬元。其初，蘭潭校區用水之源與蘭潭同一水源，是沒有經過任何處理的「黃」水，嘉農多次向教育廳申請經費建造用水過濾設備及水塔一座，皆因經費短缺而未蒙核准，至此乃獲梁廳長之補助。陳新改即為嘉農設計並建造用水之過濾設備及水塔，此座水塔至八十二年仍為校園內之唯一水塔。陳新改每天必來工地，有時也與工人一齊工作，某日我參觀工地後，正值午餐時間，乃邀請陳新改吃牛肉麵，他甚為高興。中國傳統豐厚的老百姓，忠誠敬事之風可感，中國的知識份子，應當慚愧了。從現在體育館（嘉禾館）的前廳開始，向後走又是一小山坡，旁邊有一水池。山坡上有無人招領的古墓多座，學校將這一帶土地推平時，我請同仁將一古墓的墓碑保存起來。墓碑上的字跡仍然清晰，是清乾隆時代的遺物，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寄望嘉農，蘭潭校區建校初期自然環境的照片，可以整理一下，連同

這塊墓碑以及當年的地圖及校區模型，都可以放在學校發展陳列室的一角。當年蘭潭校區第一座兩層樓房「蘭潭學苑」被拆除時，樓頂中間上的石碑「蘭潭學苑」也被保存起來。民國六十年代中期後，農業機械化逐漸發展的過程中，傳統的農業用具逐漸被淘汰，嘉農亦曾動員學生、教師，收集一些古老農具，這些都是先民同我們走過的「足跡」，嘉農應當慎思如何保存、陳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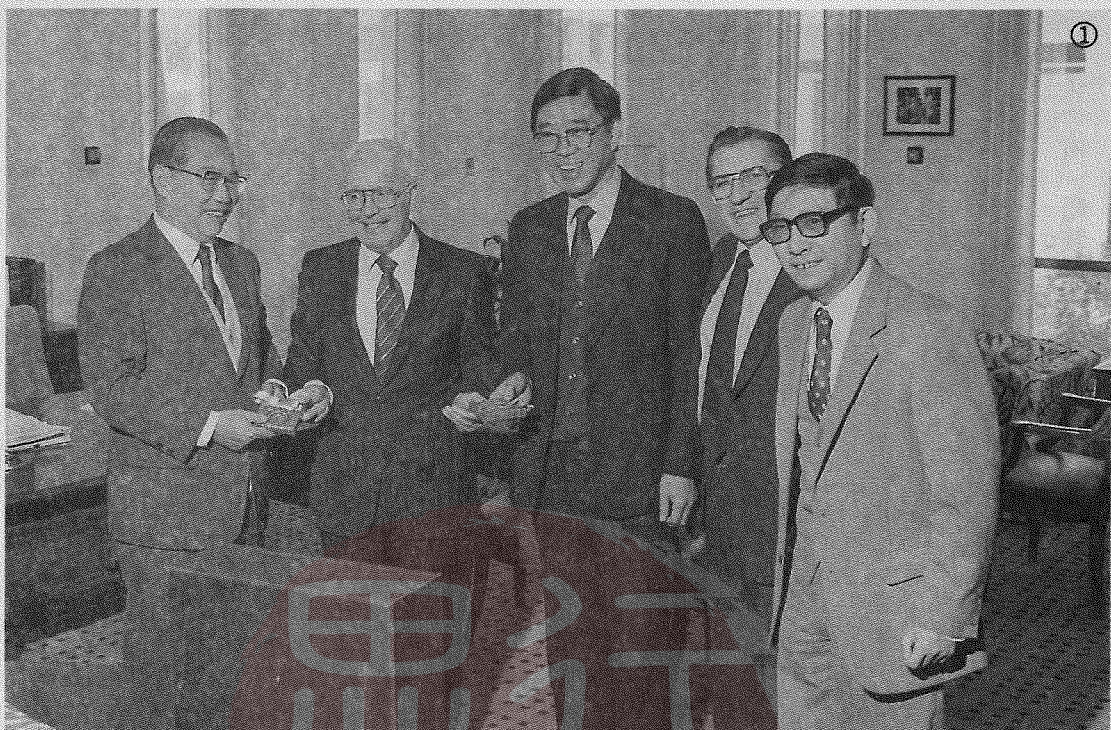
移山的工作，由我的繼任者余玉賢校長繼續推動。現在的體育館的後面，差不多包括現在田徑場的全部是與現在體育館所在地為同一小山。這一部分山坡，余玉賢校長將其移走，乃有現在的田徑場及司令台。民國六十八年四月，我已到教育部工作，仍暫兼嘉農校務，但受託積極為教育廳物色校長人選。當時校內同仁有意出任校長者有多位，亦多有重要人士之推薦。教育廳謝又華廳長乃決定從校外選擇，我向謝廳長推薦三位候選人，余玉賢校長即為其中之一（另有孫明賢先生、孫先生以仍願從事農業工作而婉拒）。余玉賢校長於六十八年八月一日接任校長。

民國六十五、六年遷校之構思完成後，乃呈報教育廳轉呈省主席林洋港先生核示。林主席決定成立專案小組審查，由省府委員黃昆輝先生任審查小組召集人。此後一年多時間內，黃昆輝先生在台中及嘉義多次召開審查會議，充分了解嘉農當時之情況及發展之

期望後，同意學校的建議：1. 嘉農自民生南路校址遷校蘭潭；2. 今後數年內省府貸款五千萬，作為遷建校舍之用。嘉農遷校蘭潭後，出售部分民生南路校地，歸還貸款。當時我們是準備將民生南路剩餘校地，作為嘉農夜間部及其他農業推廣工作之用。在遷校計劃核定以前，林洋港主席並親臨嘉農，勘察遷校計劃。專案審查小組黃昆輝在一年多的審查規劃期間，思慮慎密，作業周到，嘉農之遷校計劃乃得順利通過。

民國六十五年後，嘉農既有遷校之計劃，乃停止在嘉義民生南路校區內建築新宿舍，而開始在蘭潭校區進行校園整理及興建學生宿舍及教室大樓等工程。民國六十八年已先後完成學生宿舍一棟及教室大樓兩棟，其後，余玉賢校長將兩座教室大樓命名為大仁樓及大勇樓。民國七十年李登輝先生出任省主席，調余玉賢校長為省農林廳廳長，林中茂先生繼任校長。嘉農遷校之具體規劃，由余玉賢校長經辦，而遷校之工作則大多在林中茂校長任內完成。

嘉農於七十年改為國立，經費由中央負擔，原由省府核定的遷校計劃，遂被擱置。民國七十九年遷校完畢，遷建費用共為六億餘元。最後遷移到蘭潭的單位，是嘉農的夜間部，市區內民生南路校地則被中正大學及籌設中之護理專科學校所瓜分。何以在數十里外嘉義縣民雄鄉的中正大學，要在嘉義市內建設教職員宿舍，而使嘉農夜間部及推廣



①



②

①一九八一年中美斷交後，作者（中）與梅可望校長（左一）偕駐美文化參事毛光榮（右一）拜會美國教育部長貝爾（左二）會談。

②一九七七年作者到農場探望在農場工作的嘉農傑出學生。

部全部要移往蘭潭，至今沒有合理的解答。

最後，再記一段比較愉快的事情，作為嘉農遷校蘭潭這一節的結尾。民七十七年，我請朱銘先生以他的木雕作品「太極」為基礎，塑造一件可以放在校園內的大型作品「天人」，朱銘欣然允諾。其後又請在高雄的嘉農校友林傳盛籌措「天人」的經費一百二十萬元，並將「天人」贈送母校，林傳盛也

欣然承諾。林同學在高雄約集了校友十人：侯錦棠、翁耀南、巫能振、陳炳昌、何文川、郭容貞、林萬成、葉青峰、王嘉和、詹鴻維，再加上他自己同他的牽手陳美妃，共十二人每人捐贈十萬元。民國七十八年，朱銘先生作品「天人」完成，從台北送往嘉義，林傳盛等也從高雄到嘉義，將「天人」呈送給母校。我寫了一篇「天人記」，說明「順

天應人」乃是「順天理而應人心」；人的思維與行動應向「順天理而應人心」的方向發展，而達到「參天地，贊化育」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寫到這裡，又記起有一年我在嘉農畢業生紀念冊上寫的兩句話：「應與時光共流轉，更有意氣壯如虹」，旁邊用小字說明，這是我對「參天地，贊化育」的註解。（未完待續）



①作者余傳韜講演時的神情。

②余傳韜（後排左二）與李國鼎（後排右二）郭驥（左一）芮逸夫（右）晤談時留影。

